

王逸舟 著

Creative Involvement
A New Direction in China's Diplomacy A New Direction in China's Diplomacy

创造性介入

中国外交新取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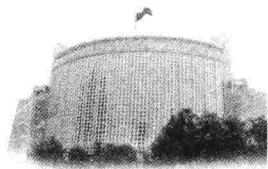
“斡旋缅甸” “帮助苏丹” “傅莹方式” “战略对话”
“借力东盟” “运筹台海” “朝核机制” “北非撤离”

65年前，乔治·凯南规划的外交策略为美国开创了一个时代。今天，这本书所提出的“创造性介入”在为世界迈入中国时代提供外交上的思想助力。

——Samuel Liu，美国《中国安全》季刊编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reative Involvement

A New Direction in
China's Diplomacy

创造性介入

中国外交新取向

王逸舟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王逸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301-19473-7

I. ①创… II. ①王… III. ①外交史-中国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3950 号

书 名: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

著作责任者:王逸舟 著

责任编辑:张盈盈 耿协峰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9473-7/D·2938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ss@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1.75 印张 92 千字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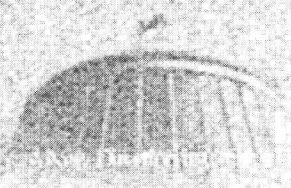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谨以此书表达对
富有智慧和创新精神的中国外交人的敬意！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概念辨识 / 7

第二章 案例讨论 / 23

案例 1 斡旋缅甸 / 25

案例 2 帮助苏丹 / 32

案例 3 傅莹方式 / 39

案例 4 战略对话 / 48

案例 5 借力东盟 / 54

案例 6 运筹台海 / 62

案例 7 朝核机制 / 69

案例 8 北非撤离 / 74

第三章 理论支持 / 83

- 学说 1 全球治理说 / 85
- 学说 2 海外利益说 / 91
- 学说 3 新型主权说 / 94
- 学说 4 慎用武力说 / 100
- 学说 5 王道霸道说 / 105
- 学说 6 抑制惰性说 / 112
- 学说 7 战略疆域说 / 116
- 学说 8 社会民意说 / 123
- 学说 9 国际公关说 / 127
- 学说 10 利益分层说 / 132
- 学说 11 复杂现象说 / 137
- 学说 12 世界大势说 / 143

第四章 场景假想 / 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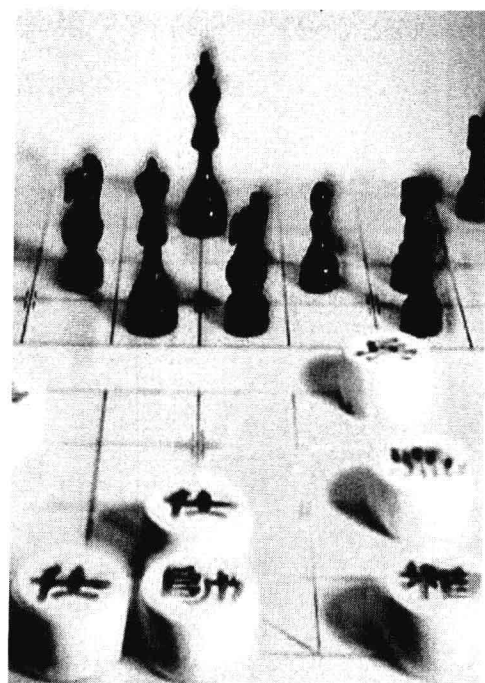
- 假想 1 两岸中程架构 / 151
- 假想 2 中美日的对话 / 155
- 假想 3 驾驭南海大势 / 160
- 假想 4 中非新型合作 / 167

尾 声 / 173

后 记 / 181

引 言





在经历了新世纪的头十年之后，中国外交已跃上一个新的高地。在笔者看来，“新高地”有两个看似矛盾、实则相关的显著特征：其一，凭借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外交努力，中国已初步具备世界大国的气象，差不多所有区域性和全球性重大事务都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表态，在某些领域（如推进世界贸易和投资、大范围推广脱贫减灾经验、拉动全球制造业景气等），更显现出带动国际社会进步、为人类整体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良好前景。这是近代以来的几百年间世界史从未有过的局面，也是占当今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罕见的机遇，当然其间包含着中国外交人的劳苦高功。其二，在骤然增加的机遇、压力和复合型的内外矛盾面前，中国外交受到来自不同方向、对错混杂的大量批评与建议，所谓“高处不胜寒”，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症（例如各个层次的战略先手不够，提供的国际公共物品不多，不善于应对国际上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大众舆论，已出台的某些政策缺乏公信力，外交部门的自我评估与外界评价之间有差异）。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外交急需自我更新和再定位，在既定方向和适度调整之间发现新的平衡点，即以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基本路线为基础，加大参与国际事务和“有所作为”的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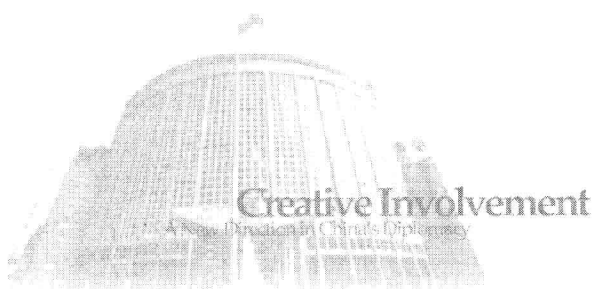
本书提出的“创造性介入”，正是就新高地的中国外交所提出的建言。它并非某种系统的思想学说或逻辑假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说和外交理论^①，而是一种介于形而上的理论和具象的政策解释之间层次的引导性说明，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旨在激励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倡导创造性解决方案的对外关系思想。这种“创造性介入”论说，主要受到近年来中国外交一些成功

① 对于中国外交过去一段时期的实践成效，国内外学界和研究者有大相径庭的评估及结论。下面的作品可作为有代表性的、相对深入和客观公正的读物：〔英国〕Barry Buzan, Rosemary Foot, eds., *Does China Matter? A Reassessment, Essays in Memory of Gerald Segal*, Routledge, 2004；〔加拿大〕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中国〕朱锋、〔美国〕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合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美国〕金骏远（Avery Goldstein）：《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总体而言，我个人的感受是，它们各有其观测角度和事实依据，阐述的看法都有值得重视的道理，但同时均有缺失和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不足是，就本书关注的主题来说，多数作者似乎不言自明有一个预设，即：中国是一个长期有麻烦、存在巨大不稳定性和挑战威胁的国家，中国外交始终处于被动的、反应型的状态，而“国际社会”（其实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总是用同情或责备的眼光，居高临下地审视“中国问题”，或对中国外交“下指导棋”。这个预设固然有它的成因和理由，不过不是本书批评的重点；笔者更关心的是，如何把“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多样的、变化的、可影响的对象？中国在经历“成长的烦恼”的同时如何展示自己的活力？中外的互动如何置放在一个更有积极意义和创造性的平台上？对这些问题，似乎缺乏有深度、有说服力的答案。

案例的启示，同时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及外交风格的延续性，参照了国际惯例及发展趋势，努力开掘国际外交事务圈的“中国特色”。大体上，“创造性介入”的要旨有三：（1）它判定世界总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没有变，我国持续壮大和加深对外依存的趋势没有变，以此认知作为鼓励中国外交“给力”的大背景；（2）它特别强调中国外交的引导性、主动性和建设性，把塑造于我有利、多数认可的国际规则和话语观念，力争在和平、合作和共赢的方式下解决纠纷，视为夯实“有所作为”方针的中心点；（3）它拒绝成为习惯思想和做法的囚徒，相反，“创造性介入”的特点在于，越是在困境和挑战面前，越重视有想象力的斡旋方式或巧妙想法，越要避免陷入强硬而简单的对抗解决方式。发生在新世纪前后的一些“创造性介入”外交实践，预示着中国外交更大作为与责任的时代，揭示出未来中外关系更加积极和良性互动的力量源泉。“创造性介入”肯定需要付出大量智慧与心血，看上去对外交人和政治家增添了成本和辛劳；但它也有好的回报，最重要的是拓展了于我有利的空间、使中国外交家能够扬长克短、大展身手，它将为人民、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好的外部形象，彰显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富有智慧的一面。

笔者的写作路径是，在大致厘定“创造性介入”的概念之后，挑选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实践中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人物，梳理呈现它（他）们的创新之处并解释其普遍意义。案例选取的原则是尽量“厚今薄古”，以便与中国外交的下阶段对接；素材完全取自可公开查阅的资料，包括网上得到的信息，以表明中国外交研究可以不依赖特殊渠道和内部信息。本书不仅讨论每个个案的成功之处，也要探究它们有待完善的地方、局限性和风险；与其说是赞扬那些优秀的外交官和外交手笔，不如讲更希望鞭策、推动相关的变革及反思。在做完这一步之后，论说的重点转向有关“创造性介入”的各种支持性命题、观点和“理论”，看它们如何应用扩展至中国外交下一阶段的实践。在这本小书的最后部分，笔者试着设定若干场景，讨论“创造性介入”可能的切入点，希望这些场景有更多的再现和脚本。囿于作者有限的信息量和认识力，书里选取的案例，肯定有各式各样的缺失和不同的解说版本；所谓“理论”，也只是个人对中国外交实践过程的一种初步整理，绝非系统和成熟的学说。特别想提请读者注意的，不是书里的外交故事细节和精准度，而是“创造性介入”的思路，是这种新外交的基本取向。

第一章 概念辨识



85年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不干
涉内政一直是我国外交政策的
基石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往往
与我们直接关系不大,我们也
是以外交事务作为外交的主要
内容。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融入国际
体系,随着经济融入国际
体系,我们开始以新的姿态,与世界
各国建立新的关系,开始
发生重大的变化。时至今日,我
国实际上已经经济层面介入许多
国家内部,并且随着经济介入
也带来了政治层面、文化层面等
方面的影响力,形成了一些利益
共同体。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如
何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同时,
正确认识“介入”的实际,制定
更切合实际的、互利共赢的“介
入”政策,已是我面临的新挑战。
于是乎“建设性介入”、“创造性
介入”等等设想逐渐浮出水面。
王教授的力作,着眼于
从解剖外交实践出发,提出了
“创造性介入”的理念,具有开拓
性和前瞻性,无论是对于理论工
作者还是外交实践者都有很好的
参考价值。希望此书的出版能激
发学术和政策层面对不干涉内
政问题的一次全面深入的讨论。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陈健大使为本书题辞

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间,不干涉内政一直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的一些事情,往往与中国直接关联不大,我们至多是从外交层面做出原则表态,具体而言则比较超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我与世界的关系,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时至今日,中国实际上已在经济层面介入了许多国家内部,并且随着经济介入也带来了政治层面、文化层面等方面的影响力,形成了一些利益共同体。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如何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同时,正确认识“介入”的实际,制定更切合实际的、互利共赢的“介入”政策,已是我面临的新挑战。于是乎“建设性介入”、“创造性介入”等等设想逐渐浮出水面。王教授的力作,着眼于从解剖外交实践出发,提出了“创造性介入”的理念,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无论是对于理论工作者还是外交实践者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希望此书的出版能激发学术和政策层面对不干涉内政问题的一次全面深入的讨论。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在新时期各方面的要求和利益驱动下，在量力而行与统筹兼顾的前提下，中国外交须对国际事务有更大的“创造性介入”。在这里，“介入”一词（英文是“involvement”或“intervention”^①）比较容易理解，指的是“参与”、“加入”、“契入”、“卷入”或“进到内部”的意思。比较难解释却十分重要的，是“创造性”这个前缀性术语。怎样界定这一概念？如何使之切合中国视角、中国利益与中国风格？在讨论具体的案例及观点之前，有必要对“创造性”及相关概念做些解析。

所谓“创造性”（英文是“creativity”），是指应用新颖的方式解决问题，产生新的、有价值的产品或结果的过程。在心理学的分析里，创造性的心理也是复合思维与发散性思维结合生成的一种形态，它具有流畅性、变通性、独特性等特点，并与人的坚持、自信、意志、责任、勤奋、热情、兴趣和联想等能力有关。创造性常常表现为特别具有主动性和进取心的一种思维过程。当我

^① 加拿大著名东亚问题专家埃文斯（Paul Evans），曾向笔者建议“创造性介入”的英文译法。他建议不使用“intervention”而用“involvement”，理由是英语语感里，前者稍带贬义而后者较为中立。经过考虑，笔者采用了他的建议。在此，也向埃文斯教授表示感谢。

们说某个人具有“创造性思维”（英文是“creative thought”）时，是指他的思维不仅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还能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建设性的设想和意见。创造性思维与一般思维相比，其特点是思维方向的求异性、思维结构的灵活性、思维进程的飞跃性、思维效果的整体性和思维表达的新颖性。创造性思维，是一种具有开创意义的思维活动，即开拓人类认识新领域的思维活动。创造性思维是以感知、记忆、思考、联想、理解等能力为基础，以综合性、探索性和求新性为特征的心理活动，是需要人们付出艰辛的脑力劳动。一项创造性思维成果的取得，往往要经过长期的探索、刻苦的钻研甚至多次的挫折；创造性思维要经过知识的积累、素质的磨砺才能具备。创造性思维的过程，离不开繁多的推理、想象、联想、直觉等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方式，遇到问题时，能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结构去思考和寻找答案。它既不受现有知识的限制，也不受传统方法的束缚，思维路线是开放的和不断扩散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单一的，而是在多种方案、多种途径中去比较和选择。^①

可以看出，“创造性”的核心在于“创新”（英文是

^① 以上解释可以参见网络上著名搜索引擎“百度搜索”对“创造性”、“创造性思维”等术语的界定。

“innovation”)。这里,“创新”特指人的一种特殊活动,它提供了新的思想、新的方式,带来了新的变化或新的源泉。创新在军事、经济、商业、建筑、学术等各个领域,起着极其重要的开辟和先导作用;离开创新的激励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各行各业就失去持续的动力,进步也无从谈起。创新不是单纯的“出新”,而必须在“推陈”基础上实现;也就是说,要通过改革和调整,付出辛劳、代价或风险,打破惯性惰性和官僚定律的束缚,才能达到新的彼岸。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熊彼特(J. A. Schumpeter)的说法,在商业和经济活动中,“创新”可以有多种表现,如引入一种新产品,创立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或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来源。依此类推,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里,“创新”也可有多样的形态,如提供新的外交文本和解说,引入新的安全观念或依存思想,开辟新的谈判空间或机制,从其他领域或“工具箱”借用一些手段来突破旧的框框或僵局,等等。可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熊彼特